

鮎埼亭集

二二

蘇氏
知學
PDG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五

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

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托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

閒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
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
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
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實
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長畱天地之
閒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卽
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
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
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
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

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畱骨穢地揚人
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
傳銘哀詞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
可程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
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
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
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
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
北當易姓之閒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
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

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張相國寓生居記

前閣部華亭張公鯢淵之在翁洲也築寓生居於其廨舍之右蓋故參戎之圃也其曰寓生取本草續斷之字寓木也公嘗自爲之記以爲予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榎楠栝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臃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故戴鰲三傾擊曦再昃朝宁之上起風波予因爲溝斷師旅之餘蹈湯火予因爲槎泛斯時但幸死之得所而已

遑知尚有苟延之日而旣適然遇之則亦適然寓之以爲壺公之壺巢父之巢若夫死不徒死生非苟生如茲木之佐兪扁而起膏肓則竊有志焉而非此記所能概也蓋公之自序如此嗚呼公之爲此記也其言寒暑再易而圃始成則在己丑之歲乎先是思文已亡監國方在閩中公播蕩於翁洲以此寫其無聊迫翁洲爲行在公以首揆入直遷居民舍而以圃居王公之遊息於此亦無多時雖欲以是居爲止水而不克吾聞公遷居之後有雪交亭左右舊植一梅一梨其花開相接最爲公所賞玩因築草亭焉及其死在是亭也亭之外多茶多

黃楊多竹而尤多秋色陶甘霖宋菊齋先贈公皆嘗以詩與公相酬今所謂寓生居者復爲鎮將之圃曲池危石依然無恙而無能道公之舊者至於雪交亭之名黃都御史黎洲愛之嘗以署其亭於姚江高兵部檠菴亦愛之嘗以署其亭於鄞故其佳話尚傳播於浙東好事之口又聞公孫茂滋難後歸華亭揭寓生之題以題其廬不忘祖也茂滋死無後予以問諸華亭之人亦無能道其舊者嗚呼以平世之宰相易代而後東閣猶或化爲馬廄而況如公者乎予之爲此記也以補翁洲之掌故使圖經有攷焉

囊雲先生雲樹記

周先生旣築草瓢於小盤谷題曰囊雲一日於懸厓間得奇木取以爲養和其自爲之記曰闢囊雲斬去蜂腰叢綠突露枵然空心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膚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開高不盈丈抱之須人三手臂予甚異之恐其露立而不免爲樵者薪也移入屋底雪竇住持石奇見之呼以雲樹而題以詩囊雲歿後雲樹流轉至桓溪李丈東門移致其家歲久稍有蠹蝕前此樹中盡勒諸公所賦詩及先生記而今漫漶不可識予令東門之子世法重爲修整其下奠以巨架

而更爲之記或曰世無不朽之物況囊雲之塵視世界也久矣其何有茲樹之存亡而子惓惓以之予曰然然否否囊雲非塵視世界者也初囊雲之於小盤谷結茆也石奇之方丈近焉欲授以法囊雲每一歸家必入其令人之室石奇聞曰是殆塵根未斷耶乃止世之愚者妄以此爲囊雲惜嗚呼人知囊雲之披緇爲有托而逃豈知囊雲之辭鉢亦有託而逃乎前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畱君臣之義於天地閒後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畱父子夫婦之義於天地閒所以相成也此其說在姚江黃氏爲囊雲墓志同里高樞部檠菴爲囊雲集序已大闡

明之而予更有申其說者釋氏塵視世界之說其末流
適足以資其滅絕人道之行而肆然行之而無忌卽以
石奇言不自以爲有道之僧乎石奇與陸大行文虎交
文虎結雪瓢於山中石奇爲之奔走先後其閒不遺餘
力文虎死而石奇遂蹊其田蓋其不知君臣父子夫婦
之義亦安能知朋友之義囊雲之望望然不屑列於此
輩之伴侶也君臣之義正焉父子夫婦之義正焉卽朋
友之義亦於此正焉此則前輩所未及者也至囊雲
之足令人追思於百世固不以雲樹然而見雲樹如侍
囊雲賢者之手澤其孰敢以弁髦視之小盤谷之北有

所謂翰林松者明戴洵之遺也其人亦無甚足稱猶且以之傳其松而況囊雲乎李氏其實之矣

枝隱軒記

城西浮石明尚書周文穆公之居也文穆羣從子孫多賢故當易代之際爭求完節以不媿世臣而枝隱軒者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構也思南嗜酒其庋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迸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廚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則罍瓶之屬也思南不問室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畱此閒飲與否也數日之

閒或不得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親往強之或不
遇則窮之於所往終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必不得則
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以爲未足
則呼雲而酌之其觴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共者則或
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
爲未足則呼月而酌之其日之餘也然有招之飲者皆
不赴或以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爲何人而後入之
自丙戌以後五年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坐軒中忽大
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
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此其所以死也死之日有父

老入哭於軒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其哭云人固有以不良死者有以不良死者夫夫也其在良與不良之間者也或問之則曰吾於文穆之家得三人焉江都君以不良死者也囊雲以不良死者也夫夫也江干之破自投於水浮沈一里有餘而爲人救之守之不得遂其志欲從江都君而不得者也旋聞其入鶴頂山中剪髮爲頭陀矣顧以爲不得溺於水當溺於酒山中得酒甚難乃返軒中日飲卒以溺於酒而死欲從囊雲而不得者也不死於水而死於酒是非不良死也然其死於酒猶之死於水非不良死也孔子謂殷有三仁周氏之三人猶此志也

江都君者乙酉殉難忠臣志畏也囊雲者故香山知縣
齊曾也或曰思南所最喜與飲爲軒中老伴者尚有二
人其一爲茂材昌時乘六棄明經而不就其一爲元辰
世臣亦諸生而自放者皆其同志也思南卒後九十餘
年同里全生過是軒而記之溯酒人傷節士也

余生生借鑑樓記

鄞之西湖以賀秘監嘗游息於此故有小鑑湖之目借
鑑樓者故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生生爲太保
尚書肅敏公之後以尚書恩世襲錦衣其自蜀而徙燕
非一世矣生生以明經起思由甲科進取故錦衣之官

雖上而未任己而國亡謀結勳衛子弟兵以殺流賊不
克逃之江南參人軍事又不濟始來鄞其時鄞之世家
子弟喪職者多乃相與悲歌叱咤更唱迭和無虛日儼
居湖上有七子詩社詳見予所作諸公志序中而生生
最長社中奉爲祭酒嘗曰吾敢謂此閒樂不思蜀耶爰
署其居曰借鑑樓諸公在湖上者陸披雲有觀日堂宗
正菴有南軒陸雪樵有歲寒館生生之樓皆與相望詩
箋往復昕夕旁午蓋居樓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題其集
曰四明余畜先大父贈公見而笑曰是所謂久假而不
歸者歟生生始而長吁繼而涕泗闌干晚年尤困以其

女適姚江挈其孺人往依之然猶戒諸公封固是樓無
毀傷其薪木一歲之中必三四至則啟是樓而居之嘗
曰吾雖死猶當作湖上寓公或與諸公相遇於淒風寒
月之下聞其言者莫不悲之嗚呼古之志士當星移物
換之際往往棄墳墓離鄉井章皇異地以死以寄其無
聊之感方其俵俵何之魂離魄散鷓鴣之翻欲集還翔
滿目皆殘山剩水之恫更有何心求所謂清勝之處而
居之然而賢者所止必無俗景物遂使筆牀茶竈永爲
是邦之佳話吾鄞城郭之秀湖上爲最湖上之秀七橋
以西爲最是樓也適當煙雲平遠之區空濛綿渺宜乎